

LIGHT OVER THE EARTH

地 上 的 光 明

S. Babayevsky 原著

張 夢 麟 譯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版

蘇聯文學叢書

地上的光明 (全一冊)

◎定價人民幣一萬四千元

譯者 張夢麟

英譯書名 Light Over the Earth

原作者 S. Babayevsky

英譯者 B. Isaacs

原出版者 蘇聯文學月刊

原出版年月 一九五〇年八月

出版者 上海河南中路二二一號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上海澳門路四七七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

發行者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各地分店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總目編號(15235) 印數1—5,000

譯者前言

地上的光明（英譯名：Light Over the Earth）是蘇聯現代著名作家巴巴也夫斯基（S. Babayev-
sky）繼他的長篇傑作「榮獲金星章的人」（英譯名：Cavalier of the Gold Star）之後的又一偉大作品；
出版於一九四九年，曾榮獲斯大林文學獎金第一等獎。書中所描寫的庫般河流域，就是作者的家鄉。他
生長在北高加索庫般河流域的一個農村裏，十七歲（一九二六年）巴巴是本村共產主義青年團的一個積
極份子。為人極其謹嚴，處事深思熟慮，又富於觀察力，對於週遭所發生的事物，沒有一樣他不感到
極其深刻的興味。朋友們對他忠實於主義的獻身精神，對他為人民服務的忘我工作，深深感到敬仰。
因此不久他就被選舉為當地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書記了。巴巴也夫斯基雖然忙於他的工作，但從不懈怠
於自己的教育和修養。他平時最喜歡讀書，其中尤以高爾基的作品，使他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從這
個時候起，他就想把自己親眼所看到的、蘇維埃農村的偉大發展，用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為了磨鍊
自己的寫作能力，他首先在區報寫稿，成為本區報紙的一個經常寄稿者。

到了一九三〇年，巴巴也夫斯基已成為一個職業的新聞工作者了。他曾在好幾個報館裏工作，
又常常寫短篇小說和特寫，內容都是描畫集體農莊的生活，而以農村中社會主義的轉變為主題。

在他寫「榮獲金星章的人」和「地上的光明」以前，巴巴也夫斯基曾作了長期的研究工作，和努

力刻苦的準備。爲了豐富自己的修養，他又在莫斯科高爾基文學院裏讀書，一直讀到畢業。接着，蘇聯偉大的衛國戰爭爆發了。他便在軍隊裏替前線的報紙寫稿，他的作品和通訊也在中央的各報發表。勝利後，他回到自己的故鄉庫緞州，在這裏編輯一個報紙，作種種公益的活動，而大部分時間便用來從事創作。他的兩部大作——「榮獲金星章的人」和「地上的光明」便是在這個時期裏寫出來的。

由於他作品的成功，貢獻的偉大，巴巴也夫斯基除了榮獲斯大林獎金而外，現在又被本區人民一致選舉出來作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

「地上的光明」和「榮獲金星章的人」，雖是兩部長篇小說，但內容却是銜接的。從某種意味上說，「地上的光明」可說是「榮獲金星章的人」的續篇，因爲兩書的主人公同是一個人——塞爾蓋·提摩費耶維奇·屠達里諾夫。關於這一點，蘇聯文藝批評家伊凡諾夫(S. Ivanov)評論這部小說時，曾有一個精到的介紹(註)，現在我們把它的大意譯在這裏：本書的說明：

在巴巴也夫斯基的「榮獲金星章的人」裏，主人公塞爾蓋教育他的村人，使他們以國家的利益爲前提，着眼在大規模的計劃上。因此他獲得了人民大眾的擁護。讀者看到塞爾蓋和他朋友們的成功時十分高興，急於想看這篇小說的結局。因此作者曾經接到無數讀者的來信，都是直接寫給塞爾蓋·屠達里諾夫的，就好像真有這樣一個人一般。信中向他訴苦說：「作者沒有把你的故事寫完」。又有一個巴西基利亞的女性讀者寫道：「我很想知道你以後的生活是怎麼一個樣子？

你怎樣利用你在集體農莊裏建立起來的水力發電廠？你婚後的生活情形怎樣……在這本書裏，我們知道你在你的集體農莊裏建立了水力發電廠，慶祝了這件大事，開宴會招待了你的朋友們。這一切都是當然應做的事。一切都描寫得非常好。依林娜作了你的妻子也是應有的結果。可是以後呢？光明確是照見了將來，但將來到底是個什麼樣子？你的作者就沒有寫下去了，他一定是變懶惰了，這是不可原諒的……」

不，作者並沒有變懶惰，證明就是他在「一九四九年發表的『地上的光明』」。在這一部書裏，我們發現了塞爾蓋並沒有立即走上正確的道路，我們十分感到傷心地讀到他犯了嚴重的錯誤，如果他不把這錯誤改正過來，就不可能繼續在蘇聯國家裏做人民的領導人物。作者這樣的描寫，最初看去是很難證明這寫法是對的：因為他把讀者在「榮獲金星章的人」所引起的希望，全都打碎了……但是我們越把主人公的生活詳加思考，越覺得作者的表現非常正確，越覺得作者對於蘇聯生活的了解非常深刻。

我們記得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第三十二週年慶祝大會上，馬林柯夫致詞，講起蘇聯人民偉大的成功時，他曾提醒聽衆，要牢記斯大林的話。斯大林教導我們不可意滿自得，不可滿足於我們的桂冠而停頓下來，不可停滯在已得的成就上面。「凡有了矜驕，沾沾自喜自滿，和自誇的地方，凡缺乏布爾什維克的自我嚴謹和自我批評的精神的地方，一切的前進發展便停止下來，

不可避免地就要發生停滯。」

「地上的光明」第一部中所表現的塞爾蓋，就是這樣一種心滿意足的人，對於他過去的成就已經感到充分的滿意了。他十分高興於水力發電廠已經建立，每一個集體農莊的莊員家裏都有了電燈。於是他這種的自滿，使他不能再往前看。快活的感情使他對於將來的遠景盲目了。同時，各集體農莊的莊員們也把電力是用來生產的事忘得乾乾淨淨，已經準備好的電綫和電桿等物就讓它們堆放著不利用。一件很有意義的工作只作了一半就放下了。可是，任何一個停頓都是退步呵！

讀到這裏，誰都願意向塞爾蓋進一次忠告，給他一個幫助的暗示，使他重新走上正確的大路。在這部書裏，這個工作就由共產黨區委的書記孔得拉捷夫來作了。書中描寫他作這個工作作得非常技巧，非常細致，也作得非常聰明，作得非常巧妙。他以着布爾什維克高度原則的完整性，爲了塞爾蓋的錯誤首先責備自己。「……就說是塞爾蓋犯了錯誤吧——他是一個火熱頭腦，對於世事尚無經驗的人——可是我是幹什麼的？……我在想些什麼？我應該還要多懂事的。」（第一部第十三章）。

書中描寫孔得拉捷夫當心着不使塞爾蓋感到疎遠，他幫着塞爾蓋理解了他自己的錯誤，幫他得出正確的結論。他對塞爾蓋說：「一個人因成功而感到高興，並不是什麼應受責難的事。反過

來說，只要它能夠提起我們的精神，給我們以更新鮮的力量和精力，這種歡樂倒是值得贊美的感情。但是生活給得有我們一個教訓：快活，當然應該快活。但是不可忘記過度的快活就和強烈的酒一樣，易於使人失掉理智。有些同志們因此易於沖昏頭腦，這非常危險而且也很不愉快。」（第一部第廿四章）。

塞爾蓋的父親提摩費·依里奇對於本區的工作也感到憂憤。他以父親的嚴厲對他的兒子說：「……你叫你是全區的行政首腦！倒底有什麼值得高興的？有的只是叫人流淚吧了，不會叫人歡喜！可是你却喜笑顏開的，拿蜜糖似的話語灌他們……」（第一部第十七章）

村裏面還有其他的人們，也開始在詫訝了。

這一切情形，作者描寫得非常細膩巧妙，心理方面非常的真實。作者表現出一個犯了錯誤的人，因此而受到批評。於是他到各村去巡視一週，和許多人們接觸之後，自己注意到了一個奇怪的變化：「一切他在昨天看去都是使人高興的粉紅色，現在却變了一個顏色呈現在他的眼裏。」塞爾蓋好像第一次恢復了他的眼力。他用不同的眼光來看週遭所發生的事情——無寧說所沒有發生的事情。他感到：「我們村裏進入一個預想不到的危險的停頓了……這寧靜的生活非給他打破不可，越快越好……」（第一部第廿六章）

這樣，塞爾蓋新生了。在第一部裏，巴巴也夫斯基描寫了這位榮獲金星章的人已經獲得了他

的教訓。

「地上的光明」這一書裏，實際的主人公乃是共產黨區書記孔得拉捷夫。巴巴也夫斯基描寫這一人物，寫得十分鮮活，栩栩如生。在作者刻畫裏，我們看出巴巴也夫斯基對於孔得拉捷夫的思想行動，具有極其深刻的洞察力。孔得拉捷夫教育着他週圍的人民，動員他們去參加巨大的艱巨的工作，努力在每一個人中去發現他們創造的火花，把它發揚光大，成為巨大而強烈的火焰。他和塞爾蓋的接觸，處處表現出十分的細致週到，而又以着布爾什維克的堅定，牢牢把住原則。這一點，在他對達提亞娜的態度上也充分表現了出來。

依凡諾夫的這一段介紹，對於我們理解巴巴也夫斯基的作品，有着極大的幫助。讀者讀了這一段文字，再來讀本文，更可以發現本書藝術性的高妙，教育意義的重大。書中所描寫的人物，除了上述的而外，還有許許多多，其中如黨支部書記達提亞娜，紅騎兵集體農莊的主席克沃洛斯田金，庫尼雪夫兄弟，拉古林等，沒有一個的性格不是描寫得非常生動，心理的刻畫非常細微逼真。作者描寫景緻的手腕，更是登峯造極，開始第一章寫庫殷河的漲水，以及過後在第二十五章裏，寫塞爾蓋心景的轉變時，用高山裏的月夜來作比喻，確是寫得引人入勝，詩趣橫生，使人一讀再讀，不忍釋手。

但是本書的主題，尚不在這些描畫人物，刻畫景色上面，正如依凡諾夫所指出的，在今日的蘇聯，「共產主義業已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作者巴巴也夫斯基通過書中的人物事件，寫出蘇聯人

民今天的任務。他表現出蘇聯農村的領導人物，怎樣努力養成集體農莊的莊員們機械化，電力化的心理，怎樣訓練機械化的專門人才，怎樣擴大他們的福利和需要。在第二部的第十二章裏，作者從書中人物勞動英雄庫尼雪夫的口中，把這本書的主題很明顯地表示出來。

庫尼雪夫和他的朋友們談到他到莫斯科去的情形，說：

「最近我到莫斯科去來——去拿我這掛着的獎章……是的，典禮完畢之後，我們全都成了勞動英雄，斯大林同志就邀我們坐下來閑談。我們中自然有年青的英雄，可是斯大林同志却挨着我們老頭子們坐。喏，我們開始籠統地談起一般生活，談過去、談將來，話題隨即轉到共產主義來了。斯大林同志先稱贊我們大家作的工作作得很好，然後說道：『要你們這些憑着自己的勞動在集體農莊裏贏得聲望的人們，才是共產主義的創造者。』這時有一個老人家站了起來——一個從頓河區來的平平凡凡的牧畜員，外表一點也說不上。他起來說道：『你的話很對，斯大林同志，我們正是那種新生活的創始者。只是慚愧的是我們的殘年不久就快完了——我們建造了這座新的大廈，把它造得美美麗麗的，可是搬進去住的却不是我們……』斯大林同志一直很注意地聽他說完，然後微笑着問道：『你幹嗎要這樣想？你們都是勞動英雄，最主要的人——那麼為什麼你們不應該搬進去住？我想你們會進去住的。我和你們畢竟還沒有老成那個樣子呀。老實說，我們將會搬進那新大廈裏去，還要住很久很久哩……』」

從這一段話裏，可以看出蘇聯人民已經看見了共產主義的光明，一天一天地更爲接近共產主義。用塞爾蓋的話來說，「擺在我們前面的是多麼偉大的生活——正如這條庫般河一樣的遼闊，一樣的奔騰，一樣的快！」這便是橫貫全書的作者的意思！

因此，「地上的光明」的光明兩個字，還不單只是指電力化的光明而言，它又指的是共產主義之光。而本書中的庫般區也不單只代表這一地域的農莊人員，它代表了蘇聯的全土。正如另一批評家利茲博夫(J. Ryabov)所說：「作者業已超過了庫般農村的界限。他以藝術爲媒介，向我們示出蘇聯全國的農村——它們廣博的複雜性，它們豐滿的生活，它們各種各樣的人物。」

「地上的光明」發表於一九四九年，但英譯本是在一九五〇年才出現的。本書係從英文譯本譯出。英譯載在一九五〇年八月號的「蘇聯文學」誌上。英譯者係愛賓克斯(B. Tregaskis)。譯時又參照了同期的「蘇聯文學」法文譯本。這兩種譯本多少有些出入，本書除了很少地方係照法譯本而外，大部分均照英譯本譯出，謹此申明。

譯者譯這本書的時候，雖是十分謹慎小心，但錯誤之處自知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示，以便再版時有所改正。

(註) 見一九五〇年 Vols 第六十三號的英譯文。題爲「一九四九年蘇聯散文傑作裏的新人物」(The New Person in the Best Soviet Prose Works of 1949)

地上的光明

第一部

夏天的天氣是乾燥的，炎熱的。高山裏的冰河早在六月間就開始溶化了。一股股玻璃也似透明的冷流從裂口裏噴出，就好像給壓榨機壓出來的一樣。這些水打着漩渦從山峽中穿過，水煙飛沫在巉岩上飛舞，變成無數淙淙的小溪流，亮晶晶地、彎彎曲曲地流下山坡，流到下面的盆地，盆地裏有一條大河——庫般河，這是一條不知飽足的急流，它的兩岸是再有多少山洪也填不滿的。接着，大雷大雨又來添加冰河的威勢。每天，蒼空暗淡着，雷雨欲來的烏雲像一堵堅固的高牆，高高懸在高山峻嶺的上面。到了夜裏，暴雨狂風就如萬馬奔騰，谷地裏充滿了巨大的狂吼，那條庫般河彷彿感到自己的威力，也變本加厲地奔騰湧湧起來。沿着這條河的上流一帶都在漲着大水。

只有從一個很高的地方來看這條庫般河的奔騰時，你才能夠想像得到這場面的雄偉和動人心魄。這和你所見過的任何事物都不能相比。它在你心裏所喚起的聯想決不是一條河流。當它從山峽裏噴出

來時，一浪接着一浪所發出來的聲音，就好像一聲聲安心的嘆息。接着就向四方八面傾瀉而下，搜尋那已經給水淹了的堤岸，把擋在面前的一切東西一起淹光。那最近還是一個碧綠的小島，上面長着一株安安靜靜地隨風搖曳的榕樹，此刻已變成了一個湖了。至於那株榕，現在所能看見的只是它繁茂的樹頂，就如帽子一般蓋在水面，上面還有一隻老鷹陰森沈默地站立着。還有那在葛藤糾纏的忽布草中長着的灌木林，經常滿棲着離鳥巢的，此刻也變成一個渾水塘，鳥巢就像杯子似地浮在上面，一些神態傲然的鸞鷺在淺水裏找尋魚吃。昨天還是一片水浸着的牧場，蘆葦像一隻黑暗的翅膀長在場上，可是到了今天，也沒有牧場，也沒有蘆葦——一切都給淹沒了。

克拉斯諾卡門斯卡亞村是最好看這洪水的地方了。這村莊建在高岸上一個岩坡上面。灰褐色的浪花以着瘋狂的力量向這堤岸打來，企圖打上岩壁，把水衝進村子裏的街上去。在這裏，河水不只是在喧噪叫號——它簡直是瘋狂地咆哮着，殘酷地哄笑着。那腐蝕了的絕壁在河水衝擊之下都破碎了，整個的岩堤也彷彿在抖顫，在呻吟。可是這奔流的力量雖然強大，但還是不能打上岩坡來。它只好把憤怒發洩在岩燕身上，它們的燕窠都給淹沒，滿天都是驚起的雀鳥，它們慌亂地在河上飛來飛去，一面狂叫着，悲鳴着。可是這河並不關心飛鳴着的岩燕，也不關心破碎的岩壁——它只顧狼奔豕突般地從村莊旁邊衝過，把擋在前面的一切東西衝走。路上遇着一根木頭時，它就把它衝到半空，木頭滾啦一聲，就像一根灰色的帶子，又落在急流裏。再往前走，一個駕車的人正在水邊用桶打水，可是在他還

沒有明白是什麼回事之前，他桶車上的木板和稻草，連着水桶，甚至於蓆子已經給捲進庫般河裏去，再也不和他見面了。這裏，奔流過路時一個浪頭打着岸邊放着的小船。水浪把它高高捲起在空中翻了一個筋斗，然後又憤然地把它船底朝天摔在水內，帶着流去了。那裏，奔流好像一時高了興，把一株大樹從地裏拔出，樹的巨大的綠葉帳蓬在河面上暫時高高舉起，像馬鬃似地搖擺着它亂紛紛的樹枝，隨又落入水中，它的樹根就如一些黑長鞭子打着流水。這裏，它以着激烈的憤怒，把橋梁衝毀了一塊，順着奔流而去，橋樑在水中或浮或沈，真像一隻手碗一樣。那裏，它也不預先警告一下，就把一個牧場淹了，又輕又快地把一個乾草堆也衝了走——衝得那麼快，那麼輕，使得坐在草堆上面一隻行動遲緩的野兔都來不及往乾地上跳，就和乾草堆一起跟着洪流奔馳而下。這正是一件叫人們歡樂嘲笑的事。那可憐的傢伙四下張皇着，兩眼充滿了恐怖和苦惱，它高聳着的兩隻耳朵也抖動起來……可憐的畜生，你這次要走一條又長又苦的路了！

克拉斯諾卡門斯卡亞村的人們在岸上聚了一大羣，對着這航行的野兔子發出嘲笑和歡樂的叫聲：

「唷，嗬，嗬，嗬，嗬！」

「野兔在作航行啦！」

「噯，噯，噯！」

「它怎麼會跑在那草堆上去的？」

「噤，噤，噤！」

「看樣子已嚇死了！」

「我真想看你受它那種罪！」

「呵！它還沒有死！還在動它的耳朵！」

「倒霉啦，可憐的傢伙！」

「萬卡，桑卡，去救救那傢伙！」

「它已經走得太遠了！」

「不要緊的，也許這水會把它投到什麼地方的岸上！」

在人們這麼鬧鬧嚷嚷的時候，那堆乾草和上面灰色的小茸球業已去得很遠，不一會就走出視線看不見了。

二

這一天剛好是星期，塞爾蓋和依林娜也來看這泛濫的洪水。他們步行到離開洛希欽斯卡雅村很遠的地方，走下河岸，決意在水裏洗一個澡。兩人剛好脫下衣服，把它放在山楂子樹叢下面，就看見一個不知是什麼的黑東西，好像一頂帽子，有一個小小的帽頂，從河上遊流下，穿過一條照射在岸與岸

間的太陽光帶，當它來到陽光反映在水裏的光帶處時，這東西的真相才顯示出來。原來是一堆乾草，頂上那一個灰色的結子，並不是帽頂而是一隻野兔。

「塞爾蓋！」依林娜喊了一聲，「你看！這真是一個奇蹟！」

「呀，真有這樣的事！那小鬼頭怎樣會跑在那裏去的！」

「呵，可憐的傢伙！」依林娜激動地說，「我們去救救它，塞爾蓋！」

「這是什麼話？我們怎麼能……」

「我們溺水出去！」

依林娜真摯地看着他，兩眼裏突然發出光輝。塞爾蓋還來不及開口，她已經勇敢地走進水裏去，高舉着兩腕，一個苗條秀美的姿體，背上橫橫地現出一條黃褐色的痕印。

「依林娜，你在幹嗎？」

依林娜對於他的叫喊，連頭也不掉回來望望。她俯身鑽進水裏，在急流上有力地揮動着肩膀豐滿的兩腕，游泳出去。塞爾蓋更不遲疑，也跳在水裏向她趕來。「好強的性格，我這位太太」，塞爾蓋不含惡意地想，一面從容地在水中游泳着，兩眼緊跟住她。她的一頭黑髮蜷成一根辮子，高高盤在頭上，這暗黑色的頭在浪裏輕輕起落着，十分好看。

塞爾蓋以着強力而輕快的揮動，在水中進行着，他把那太陽晒黑的兩腕向前長伸，身子往前衝

出，差不多胸部以上都在水面。可是依林娜越去越遠，已經來到河的中流。她那黑色的頭就在高高的浪花頭上起伏着。塞爾蓋更加使勁往前跑去——這時他好像不是在游泳，簡直是在跳躍了——不一會，他已游到依林娜的身傍。她那水濕的臉，不住從額上、眼睫毛上和上嘴唇上滴下亮晶晶的水珠，現出興奮的神色和快樂的光輝。她大笑着，吞着河水，又把頭向後一揚，以便更爲清楚地看那逐漸靠近的乾草堆。這時，他們開始逆流而行，雖然無法克服那迅急的水路，但却也有辦法不讓給奔流帶着順流而下，直到那堆乾草漂流近來和他們靠近了。野兔一看見這兩個，便在草堆上打轉，好像那堆草着了火似的。

「別害怕，笨瓜！」依林娜溫柔地說，一面冒着急流前進，「別害怕呀，我們是來救你的！」

「喂，救助員！」塞爾蓋對她喊道，「你不要伸手去觸它，它會抓你的！」

「它嚇都嚇呆了，不會抓人的！」依林娜笑着回答。

「你不許觸它——我們把草堆推着向那個小島去。」

兩人從草堆底握住那濕硬的草，一陣割了草後的牧場氣味，突然衝進他們的鼻孔來。現在，那野兔一動也不動，以着可憐的、害怕的眼光釘着他們看，它的兩隻耳朵交叉着。依林娜把兩眼釘住這小動物，看見它那雙明亮而斜視的、有着黃斑點的眼睛裏，含得有眼淚水，不然也許是河水的水珠。

「再推一把！」塞爾蓋命令道，「推，使勁推！」

他們在河中掙扎着，用盡力量推動那芳香的乾草堆，終於把草堆推動。以後，草堆就向着小島漂流而進。他們越靠近岸，河水也就越來越淺，水流也越來越弱，不一會，塞爾蓋的腳已經探觸到水底了。依林娜也在河中站立起來，只是她比塞爾蓋要矮些，因此河水還打齊她那拾起來的下巴。

兩人此刻就在河底的軟沙上走，毫不費力地牽着那堆乾草同行。乾草堆剛要靠岸，野兔就跳了起來，變得十分活潑。那草堆顯然在水中拌着了一根樹枝，在離岸不到一二十步遠就停下來了。這時，野兔就像鬆了的彈簧一樣，跳起在半空中，它拚命地用力一躍，落在灌木叢的那一面，鼻子和地面撞個正着。接着，它坐在後足上，把那裂開的上嘴唇扭出一個滑稽樣子，彷彿是個笑容，好像在慶賀它自己的運氣，隨即鑽進樹林叢中消逝了。

「它笑了，我的天，它笑了！」依林娜喊了起來，小孩子似地喜歡得拍着手。

「喏，你和我作了一件好事，十分偶然地。」塞爾蓋冷靜地說，從水裏踏上岸來，伸手把依林娜拉上。「剛才有一個遇難的野兔子，現在沒有難，也沒有野兔了。」

「試想想它該多麼的快樂！」依林娜如夢似地說，打開她的粗髮辮，辮子稍為有些水濕了，水珠就從上面滴到她的肩頭和太陽晒黑了的背上。

「我看着它的，塞爾蓋，我覺得它什麼都明白，只是沒法表示出來……你知道它為什麼停下來，那麼親切地向我們看，甚至於在跑走前還扭動嘴唇嗎？我確信它是向我們告別，道謝我們……」